

G

Chinese

Vol. III

3

精校

古今醫案按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Fragment of text from the adjacen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11" and "12" at the top, and "13" and "14" at the bottom.

古今醫案按卷第三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礮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貯賢

瘧

張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治之予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藥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又云一書生病瘧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痰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附
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瘧諸藥不效或教之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
久瘧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脾俞得效

羅謙甫治書吏高士謙年踰四十至元戊寅七月間因官事出外勞役又
因過飲午後大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輕減服藥不效羅診其脉
弦數金匱要畧云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內經云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
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
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
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名曰瘧瘧士謙
遠行勞役又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在甑中先以
柴胡飲子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數服而愈

震
按此係夏秋新得之瘧乃實證也又係瘧瘧故用寒下之法然其證
易識易治不比丹溪諸案之難辨難治

丹溪治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瘧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

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脉微數。食少疲甚。蓋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今汗已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小劑之所能補。遂用參朮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芪五錢。炙甘草二錢。濃煎。頻服。兩日寒熱即止而愈。

又治一少婦。身小味厚。瘵瘧月餘。間日發於申酉。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飲極熱辣湯。脉伏。面色慘晦。作實熱痰治之。以十棗湯為末。粥丸。如黍米大。津嚥十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僉憲詹公。年近六十。形狀色蒼。味厚。春得瘵瘧。丹溪視之。知其飫於醴肥者。告之曰。須卻慾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許以易愈。與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於丹溪。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為末。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觔。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畧有加減耳。

一富人年壯。病瘵。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甦一

時因思必為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着中衣。當時足即冷。十日復瘧作。蓋足陽明與衝脉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衝脉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脛所會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病作。卒不能休。乃用人參白朮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藥。以取汗。數日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跌道遠。藥力難及。用蒼朮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即已。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脉之。兩手尺數而有力。色稍枯。余料之。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嗽俱作。用參朮升柴黃芩黃連。二三日與黃栢丸服之。兩夜夢交通。來告急。余語之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精竅而散走。故為是夢。勿憂。次日瘧嗽頓止。

浦江洪宅一婦。病瘧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丹溪診之。兩手脉俱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茱神麩為丸。心疑。誤次早

再診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怠倦。知果誤矣。乃曰：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為痰所碍，而不行也。無脈者，非氣血衰而脈絕。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脈，而不見爾。以三花神佑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脈漸出，但帶微弦。瘧尚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震觀丹溪諸案，思深而法備，真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妙。較之劉李，誠出其右。後人猶欲詆毀之，何異蚍蜉撼樹，斥鷃笑鵬，鵬哉。

虞天民治二男子，年昏踰四十五，各得瘧瘧三年矣。俱發於寅申巳亥日。一人晝發於巳而退於申，一人夜發於亥而退於寅。虞曰：晝發者，乃陰中之陽，宜補氣解邪，與小柴胡湯，倍加柴胡、人參，加白朮、川芎、葛根、陳皮、青皮、蒼朮。夜發者，為陰病，宜補血疎肝，用小柴胡湯，合四物，加青皮。各與十貼，俱加薑棗煎。於未發前二時服，每日一貼，服至八貼，同日得大汗而愈。

震按：二證為同中之異。花溪分別精細，用藥熨貼，故八貼即愈。然亦緣

瘧已三年發時不爽乃得間而入如其不然當另有說但於未發前二時服又云每日一點則不發之日亦依其時而服耶。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瘧久不愈百病蜂起其脉或洪大或微細或弦緊或沉伏難以名狀用六君子加炮薑二十餘劑脉證稍得又用參朮煎膏佐以歸脾湯百餘劑而痊。

又治一婦久瘧形體怯弱內熱晡熱自汗盜汗飲食少思月事不行服通經丸病益甚此因虛而致瘧因瘧而致經閉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各百餘劑瘧愈而經行矣。

震按藥已對病尚百餘劑始愈設醫者拿不定則見異而遷病者信不真則半途而廢必至前功盡棄因知虛證用補慎毋欲速。

汪石山治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畧欬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於寅申巳亥夜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脉濡弱近駛稍弦曰觀色察脉乃屬氣血

兩虛。瘧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栢枳實神麩麥冬。倍用參朮朮煎服。三十餘貼。諸證稍除。瘧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沉潛。瘧氣亦因之。以沉潛難使浮達。况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芩九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震按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啟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為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嗽渴自汗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

一人年三十六月。因勞取涼。夢遺。遂覺惡寒。連日慘慘不爽。三日後。頭痛躁悶。家人診之。驚曰。脉絕矣。議作陰證。欲進附子湯未決。請汪治。汪曰。陰證無頭痛。今病如是。恐風暑乘虛入于陰分。故脉伏耳。非絕也。若進附子

湯誤則莫解。姑待以觀其變。然後議藥。次日未末申初。果病寒少熱多。頭
痛躁渴痞悶。嘔食自汗。大便或瀉或結。脉皆濡小而駛。脾部兼弦。此非尋
常祛瘧燥烈之劑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氣湯。去蒼朮。升麻。加柴胡。知母。厚
朴。川芎。以人參加作二錢。黃芪錢半。白朮當歸各一錢。煎服二十餘貼而
愈。

震按脉證有可疑處。猛浪投以重藥。脫有所悞。噬臍何及。姑待以觀其
變。真老醫之獨到處也。

一人年二十餘。八月因勞病瘧。汪診之。脉數。皆六至而無力。曰。古人云。形
瘦色黑者。氣實血虛也。間日發于午後。亦血分之病也。以色脉論之。當從
血治。但今汗多。乃陽虛表失所衛。消穀善飢。乃胃虛火乘其土。俱為氣虛
之證。仲景法有憑證不憑脉者。茲當憑證作氣虛治。以參芪各三錢。白朮
白芍麥冬各一錢。歸身生地甘草各七分。知母陳皮各五分。煎服二十餘
貼而安。

震閱石山治瘧案二十二條所載脉象或曰浮濡無力或曰浮而欲絕或曰濡小而緩或曰浮大而濡或曰濡弱近駛稍弦或曰數而無力是分明參芪朮草之病無甚疑難少分寒熱自易取效故僅登三條餘可類推

王肯堂云外祖母虞太孺人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予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甘辛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己以知母石膏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己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使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

震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證加減法最為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也李士材治新安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

李士材治相國沈銘鎮患瘧吐虵悶不思食六脉沉細李曰瘧傷太陰中

寒蛔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四劑後胸中豁然，寒熱亦減。虻亦不吐，去黃連，加黃芪二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止。

繆仲淳治梁溪王興甫，偶食牛肉覺不快，後遂發瘧，飲食漸減，至食不下咽。已而水飲亦不下，白湯過喉間嘔出，作碧色，藥不受，小便一滴如赤茶。大便閉，諸醫束手，繆視之，令仰臥，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大叫，因詢得其所由，即用礬紅和平胃散作末，棗肉和丸，白湯下三錢，至喉輒不嘔，水道漸通。次日下黑物數塊如鐵，其病若失。再以人參、麥冬各五錢，橘紅、白芍各三錢煎服，四日起。

震按理中加梅連以治吐蛔，礬紅和平胃散以治停滯牛肉，原非奇方異法，然與諸案病情稍別，故錄之。

僧慎柔治淮安客年三旬外，季夏患瘧瘧，但熱不寒，連日發於午後，熱躁譫語。至次日天明纔退，數日後忽腹痛，晝夜無間，勺水不進，呼號欲絕。遇瘧發時即厥去，醫治不效，求慎柔診之，脈弦細而濡，乃謂弦細為虛，為暑。

而濡為濕。蓋暑邪成瘧。濕熱乘虛內陷。而腹痛。用酒炒白芍一兩。炙甘草一錢五分。水煎。調下天水散五錢。服後腹痛如失。次日瘧亦不發。

震按此與繆仲淳用丹皮汁煮滑石法同。而此少遜之。且腹痛甚。遇瘧發即厥。恐戊己天水未必效。

高果哉治張習可五月間受微雨及風冷。遂患三陰瘧。發於暮。熱甚於夜。至九月中。診得六脉虛數。此陰虛而暑入陰分。最難治。當先升舉其陽。用生地當歸川芎白芍炙草知母乾薑乾葛升麻柴胡薑棗煎服。四劑後加首烏人參。又定丸方。首烏四兩。生地三兩。參朮當歸龜版猪苓知母黃芩山查各二兩。柴胡一兩六錢。牛膝一兩五錢。乾薑穿山甲各一兩。甘草五錢。活鱉一個。入砂仁末二兩。煮取鱉肉同藥搗勻。烘乾。其骨亦炙為末。加入荷葉湯法丸服。完全愈。

又治高文甫三陰瘧三月餘。用首烏生地當歸白朮知母青皮枳殼升柴煨製穿山甲薑棗煎服。過瘧期三轉。第二次用生地一兩。老薑一兩。第三

次用當歸一兩。薑皮一兩。第四次用白朮一兩。薑皮一兩。每貼加桃葉七片。三轉後檢不破荷葉烘燥為末。三白酒調服五錢。又三轉瘧漸止。但骨節腰膝疼痠無力。行走腹上常熱。乃用四物湯加首烏枸杞芡肉杜仲牛膝白朮甘草虎骨麥冬五味貝母橘紅為末。活鱉一個煮取肉搗藥烘乾。鱉甲骨俱炙燥研末加入。以酒蒸常山四兩煎濃汁煮棗為丸。薑湯送下。

三四錢。

震按果哉先生乃王金壇之高弟。準繩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從余游。因採取古今方論。命高生次第錄之。者是也。予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治病如神。著有醫林廣見及雜證二書。未曾刊印。世人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者亦難輕試。畧選數條。以存吾邑之文獻云耳。

喻嘉言治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喻診其脉。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

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今晚宜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便覺精神恍惚，覓得參至，瘧已先發矣。喻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喻曰：此正神覓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震按：高鼓峯治新安程結先子病瘧，昏從此案抽出。但每日辰時大寒，午時大熱，熱即厥，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頰脫涎水，從口角湧出，不止。日流數升。至丑時始汗解，飲食不進，昏冒欲絕，其為虛甚，尤易識耳。惟以大

劑參芪桂附而兼熟地是宗景岳法與喻案稍不同

又治中尊陸六息久瘧一日輕一日重食減肌瘦困倦噉氣嘉言云是由
飢飽勞佚所感受傷在陽明一經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
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
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噉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一日輕一日重
者因時曰干支之衰旺與人身相關故甲丙戊庚壬為陽乙丁己辛癸為
陰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
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當以理中湯助胃家中脘俾得運
用則下脘之濁氣自能傳入腸中而大便不艱不復升至胸中而膈間寬
快矣

震按此條議論通暢而干支衰旺之說前人從未道及可比昌黎之張
皇幽渺矣

張路玉治張怡泉年七十五居恒常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秋間病瘧誤

用常山止截藥一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指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於脉。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熱之時。邪氣衝激經脉。所以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乃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常山為嚮導耳。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止。脉如前。乃日進人參一兩。分二次進。并與稀糜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減。脉微續而安。

震按此條論歇止脉最有見。其用常山法與楊介以冰煎藥皆為巧作。然寒熱不止。脉止如前。巧且無益。惟日進人參一兩。不兼他藥。真大巧若拙也。

又治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痺瘧。昏熱讞語。喘乏遺尿。或者以為傷寒讞語。或者以為中風遺尿。危疑莫定。路玉曰。無慮。此三陽合病。讞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證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

震按內經論瘧瘧純是實熱證故推其未病則曰中氣實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則曰用力出汗風寒舍於皮膚分肉究其病發則曰陽氣盛而不衰。經文雖不言脈諒脈之洪實有力可知也。此條係瘧瘧故讖語遺尿不死然八旬之外有此證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

中翰金瀉還乃郎八月間患瘧發于辰戌丑未而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熱直至初夏石頑診其六脈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應每服加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土有權而邪併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而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

震按此案與虞花溪案同閱始知輕重各有妙處。

飛疇治沈子嘉平向來每至夏間臍一著扇風則腹痛且不時作瀉六脈但微數無他異此腎藏本寒閉藏不密易于招風也下寒則虛火上僭故脈數耳曾與六味去澤瀉加肉桂肉果五味白蒺作丸服因是臍不畏風。

脾胃亦實。明秋患瘧。醫用白虎竹葉石膏等。瘧寒甚而不甚熱。面青足冷。脉亦弦細而數。用八味地黃三倍。桂附作湯。更以四君合保元。早暮間進。二日瘧止。調理而愈。

震按腹之部位。當臍屬腎。臍着扇風。即痛瀉。自宜溫腎。但不以六脉帶數。而畏投溫藥。可取也。蒺藜一味。加得更好。至如治瘧。不以脉之細數。而不倍加桂附。更可取也。

馬元儀治工部那公太夫人。年七十外。惡寒發熱如瘧。遷延月餘。神昏食少。舌胎兼刺。小腹腫痛。上連胸脇。諸醫莫效。馬診兩手脉弦濇而結。尺中倍弱。知為內傷重而外感輕。得之勞倦。且鬱病在肝脾兩經也。勞則傷脾。鬱能傷肝。肝脾氣血兩傷。邪氣獨從內結。治之者。責其實。而忘其虛。以致加重。今須大顧元氣。微兼治邪。始克有濟。用人參三錢。扶其元氣。桂枝七分。散其虛邪。黃連肉桂。使上下交通。炮薑半夏。以開痞散結。一劑而脉漸透。再劑而神氣頗清。右關轉見滑實。元儀方以脉有轉機為慶。前醫疑熱。

藥太過。欲投白虎湯。馬曰。此津液元氣兩虧之證。服藥後。兩脉透起。神氣清爽。業已養正。而透邪。但今津液尚枯。虛熱內甚。當進以滋燥清熱之品。其與陽明實熱證。可峻行肅殺者。奚啻天壤也。仍用人參為主。加生首烏。以養津潤燥。佐黃連枳實杏仁半麩。以除熱散結。而化痰三日。大便已行。後加蘆根汁蔗漿甘寒養陰之品。六七日。右關脉和。舌刺亦平。微見利下。前醫又疑寒。藥所致。欲用理中。馬曰。數日以來。純用甘寒清燥之劑。三四日而大便始通。六七日而舌刺始平。今津液方回。雖見利下。繼必自止。何得喜功生事。且今胸腹間。尚有結氣未釋。正宜疎暢肝脾。以通和氣道。且氣道通和。雖不治。利亦自止。所謂一舉而兩得也。仍用人參半麩廣皮茯苓鬱金佛手等劑。六七日後。氣和而利止。周身浮腫下體不能轉移。此久病後元氣大虧。脾虛不運。如盜去而舍空之。比復與大劑參朮苓草附桂。至二十劑而腫平。乃得全愈。

震按印機草中所載寒熱痞悶中州結痛者。每用人參桂枝肉桂黃連

炮薑半夏。或合枳朴。或合枳桔。繼見燥象。即以人參生首烏瓜蒌實蔗漿梨汁蘆根汁等。或合黃連知母。或合橘半。若見虛寒象。多用理中加桂湯。或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其用人參。有一二兩至五六兩。作一劑者。亦可謂大手筆。但雷同之案太多。故此集所選獨少。又見其治身熱胸滿喘嗽多痰者。必重用瓜蒌實紫苑。佐以半麴貝母杏仁蘇子枳桔。或合柴胡秦艽。或合前胡乾葛。大約相同。惟治汪生咳嗽夢洩面白畏風。兩寸浮大而虛。關尺虛小。用玉屏風散。多加人參為不同。及治朱千秩喘嗽寒熱自汗。食減身重。自夏至秋。脉象浮濇。亦用玉屏風加貝杏蘇子桔梗。云一劑而脉症和。此不敢信也。繼以六味加參。頗妥當。至如瓜蒌實合炮薑及桂枝生首烏者。不一而足。雖其運用純熟。未免數見不鮮。因併舍之。

附嘉善一張姓少年。春間患寒熱如瘧。始用發散。繼用養陰。已愈矣。越數日。瘧又作。且兼白濁不止。用小柴加首烏生地丹皮萆薢等。不應。又

數日寒熱漸重不能起坐口渴煩躁舌赤唇焦一老醫用白虎湯而熱益甚發暈昏沉幾死熱氣沖開二三尺兩目赤腫目眇膠閉舌紅且乾唇焦面赤兩足如烙惟大便泄瀉脉虛而軟余友沈堯封兄用人參二錢熟附子三錢茯苓五錢白芍一錢五分一劑而熱少定遂連服十餘日惟以牡蠣牛膝枸杞生地出入加減粥進熱退諸證去其六七矣忽然腹痛大作連瀉二三十次煩渴又作懊憹迷悶不安舉家駭泣沈曰無恐此久積之寒飲因脾得參附之力以運動之飲乃大下也復用附子五錢乾薑二錢苓芍炙草數劑而安又用參朮平補全愈

震選瘧疾諸案雖不多然皆精深高妙可以啟發後學若淺近之法未載畧為補之古云日作者輕間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熱之時短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甚而時又長反不如間日者尚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輕惟瘧發漸早為易痊漸晏為未止乃一定之局間有不一定者如發漸早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

虛而加劇。不得引內經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為證也。又有發漸晏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漸短矣。愈短則邪氣愈衰而自止。不得引昔賢自陽之陰者難愈為證也。隔二日曰三陰瘧。較諸瘧為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即愈者。祇看其寒熱之輕重短長。以辨其病之淺深。然三陰瘧無驟死之理。反不比日作與間日者。有驟死之人也。此皆就予生平所驗而言之。大抵瘧疾因風寒者多。初起無汗。必該發散。羌蘇防葛之類。若有汗。則用桂枝白芍。兼見熱象。則桂枝柴胡各半湯。深秋初冬。寒重無汗。口不渴。脉不數者。麻黃湯小劑用之。兼見熱象。則加石膏。即越婢法也。表證而挾裏證。有痰食者。加入朴半麥芽之類。向有無痰不成瘧。無食不成瘧二說。未可全廢。瘧疾因於暑者。必熱多寒少。有汗口渴。桂枝白虎湯。竹葉石膏湯酌用。暑兼濕。則蒼朮白虎湯。桂苓甘露飲酌用。以上皆瘧疾之表證藥。而瘧發每多嘔逆痞悶。又須以草果知母藿香枳朴白蔻薑汁乾薑竹如蘆根等。審其寒熱加

入亦統屬瘧疾之實證藥也。若素虛人或病後瘡後產後不可一例論。古云無汗要有汗散邪為主。有汗要無汗扶正為先。汗之一端尚且嚴為分別。豈以虛證虛脉而可虛其虛乎。補中益氣湯人參養營湯參茸歸桂飲理中八味真武等方擇其脉證相合者用之。蓋溫補溫通補脾補腎方義微別耳。惟是大虛必挾寒。昔賢謂治久瘧用補者少加附子其效如神。故虛瘧之用桂附與三陰瘧之用丁香俱有奇功可據也。然或虛瘧不見寒證。卻有熱象。脉弦數或洪數者。勢難投以溫藥。則甘寒生津。如蔗漿秋露水梨藕汁壯水制火。如二地二冬阿膠以及生脉散何人飲。又堪供我驅策矣。復有虛實參半之熱證。則小柴胡原方。人參白虎湯。半夏瀉心湯。黃連湯。可以奏功。若虛實參半而寒者。較易治。毋庸再贅。但寒熱二字。全在憑之以脉。縱使熱多。甚至但熱無寒。而脉細軟者。當以虛治。不得輕用白虎。寒多甚至但寒無熱。而脉洪實者。當以熱治。不得便用薑桂。此妙訣也。夜瘧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

說固可通。景岳歸茶飲鼓峯香紅飲二方俱佳。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
不晏。始終發於夜者是也。設趨前漸定日晡。縮後已至日出。皆不得謂
之夜瘧矣。禁法與截法不同。禁是外為鎮厭。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
由之一類。然輕者效。重者不效。三瘧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殘兵。耳設
用藥中禁。何藉此乎。截是服藥以截止。常山截三瘧有奇效。截止後須
謹慎調攝。否則復發增重。用砒者亦然。然砒必大吐。恐至傷人。其間曰
與曰作者。原不須截。欲截則露薑飲最佳。虛加人參尤妙。繆仲瀉謂瘧
由於暑。暑得露而解也。予考古法要冷飲以存露性。今怕冷飲。隔湯燉
溫。猶可。若着火。則露性全失矣。臨證指南。以秋露煎藥。非也。外有膽汁
二薑丸。蒜燒醜草果。蒸參常山炒參諸方。以及景岳云小柴胡湯加常
山二錢。截瘧如神。皆在乎人之善用耳。瘧母必用鱉甲煎丸。丸中除去
人參為大謬。或以參湯送之。湯力已過。丸力纔行。譬如悍卒。無良將統
馭。步伐豈能整齊。又按此丸偏於寒劑。若陽虛者不宜。惟仲瀉瘧母丸。

重用參桂為宜。三瘧雖屬三陰，亦只要辨明寒熱虛實，而應以溫涼補瀉。若謂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必以仲景治三陰之法為根蒂，似屬高談實門外漢也。總之醫者多讀書，多閱歷，病者能調攝，能謹慎，斯四難并二美合矣。

痢

葉先生名儀，嘗與丹溪俱從白雲許先生學。其記病云：歲癸酉秋八月，予病滯下，痛作絕，不食飲，既而困憊不能起床，乃以衽席及薦闕其中而聽其自下焉。時朱彥修氏客城中，以友生之好，日過視予，飲予藥，但日服而病日增。朋游譁然議之，彥修弗顧也。浹旬，病益甚，痰窒咽如絮，呻吟亘晝夜，私自虞與二子訣。二子哭，道路相傳，謂予死矣。彥修聞之曰：吁！此必傳者之妄也。翌日天甫明，來視予，脉煮小承氣湯飲予，藥下咽，覺所苦者自上下。凡一再行，意冷然。越日遂進粥，漸愈。朋游因問彥修治法，答曰：前診氣口脉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由平素與人接言多多言者，中氣虛又

其人務竟已事。恒失之饑而傷於飽。傷於飽。其流為積。積之久。為此證。夫滯下之病。謂宜去其舊而新是圖。而我顧投以參朮陳皮芍藥等補劑。十餘貼。安得不日以劇。然非決旬之補。豈能當此兩貼承氣哉。故先補完胃氣之傷。而後去其積。則一旦霍然矣。眾乃斂衽而服。

震按此與許學士治傷寒太陽病。因尺脉不應。用黃芪建中同法。彼先補而後散。此先補而後攻。但二公把握得定。故嫌疑不避。設麻黃承氣之用於後者。不能愈病。則人之歸咎難辭。而醫之用藥無路矣。

一人患痢久不愈。脉沉細弦促。右為甚。日夜數十行。下清涕。有紫黑血絲。食少。丹溪曰。此瘀血痢也。凡飽食後疾走。或極力叫號。歐跌。多受疼痛。大怒不泄。補塞太過。火酒火肉。皆致此病。此人以非罪受責。故也。乃以乳香沒藥。桃仁滑石。佐以木香。檳榔。大黃。神麴。糊丸。米飲下。百丸。再服。大下穢物而愈。

一老人年七十。面白。脉弦數。獨胃脉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淡水膿血。腹

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丹溪以參朮為君。甘草滑石枳榔木香蒼朮為佐。使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次日前證俱減。惟小便未利。以六一散服之而愈。

丹溪從叔年踰五十。夏間患滯下病。腹微痛。所下褐色。後重食減。時有微熱。察其脉皆弦而澀。似數而稍長。喜不甚浮大。兩手相等。視其神氣大減。朱曰。此憂慮所致。心血虧。脾氣弱耳。以參朮為君。歸身陳皮為臣。川芎白芍茯苓為佐。使時暄熱甚。稍加黃連。兩月而安。此等證。若因其逼迫而用峻劑。誤矣。

梅長官年三十餘。奉養素厚。夏秋息痢。腹大痛。或令單煮乾薑。與一貼。痛定。少頃又作。又與之。又定。八日服乾薑三觔。左脉弦而稍大。似數。右脉弦而大。稍減。亦似數。重取似緊。朱曰。此必醉飽後食寒涼太多。當作虛寒治之。因服乾薑多。以四物去地黃。加參朮陳皮酒紅花茯苓桃仁煎入薑汁飲之。一月而安。

丹溪云。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饑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大不數。遂令止。蜜水渴時。但煎人參白朮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又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呃。予知其久下而陰虛也。令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此者三日。呃猶未止。眾皆尤藥之未當。將用薑附。予曰。補藥效遲。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眾曰。冷水飲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疑。待藥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呃與滯下皆止。

陳宅仁年近七十。厚味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痢。食大減。至七日。嘔逆發呃。丹溪視脉。皆大豁。眾以為難。朱曰。形瘦者尚。可為。以黃栢炒燥研末。陳米飯丸。小豌豆大。每服三十九。人參白朮茯苓三味煎濃湯下。連服三劑。即愈。切不可下。丁香等熱藥。

震按丹溪諸案。絕不雷同。與馬元儀大相懸絕。其最難及者。以服乾薑

至三觔。而仍認為虛。以哕逆已投參朮。而一兼益元。一兼黃栢。苟非識
得真。豈能不惑如此。

壺仙翁治一命婦。病滯下。腹痛腰脹。翁診其脉。曰。此氣血滯鬱而然。當調
血和氣。則痢自止。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脉沉而滯。循其尺瀋。沉滯則氣不
和。瀋則精血傷。病由積鬱而強食。故氣血俱傷。乃投以四物。五苓。木香。痛
稍止。倍當歸。經通而滯下已。

汪石山云。予兄年逾六十。色蒼素健。九月患滯下。予適出外。自用利藥三
貼。病減。延至十月。後重未除。滯下未止。診之。脉皆濡散。頗緩。初用人參二
錢。歸芍黃芩升麻。桃仁各一錢。檳榔五分。煎服。後重已除。再減桃仁檳榔。
加白朮一錢五分。滯下亦定。惟糞門深入寸許。近後尾閭穴傍。内生一核。
如梅。頗覺脹痛不爽。予曰。此因勞。責氣血下滯於此。耐煩數日。膿潰自安。
果如所言。後服槐角丸。痔痛如故。仍用人參三錢。歸芍升麻等劑而愈。
一婦年逾五十。病痢半載餘。醫用四物涼血之劑。及香連丸。愈增脘腹痛。

甚裏急後重。下痢頻併。噯氣。亦或咳嗽。遍身煩熱。石山診之。脉皆細弱。而數。曰。此腸胃下久而虛也。醫用寒涼。愈助降下之。令病何由安。經曰。下者舉之。虛者補之。其治此病之法。歟。遂以參朮為君。苓芍為臣。陳皮甘草升麻為佐使。研末。每服二錢。清米飲調下。日二次。或三次。遂安。

吳芟山治一婦。長夏患痢。痛而急迫。其下黃黑色。諸醫以薑苓湯。倍用枳殼黃連。其患愈劇。吳診之。兩尺脉緊而瀋。知寒傷榮也。問其病由。乃行經之時。因渴飲冷水一碗。遂得此證。蓋血被冷水所凝。瘀血歸於大腸。熟氣所以墜下。遂用桃仁承氣湯。加馬鞭草。延胡索。一服。次早下黑血升許。痛止。臍清。次用調脾活血之劑。遂痊。此乃經凝作痢。不可不察也。

震按此條先用需連。其患愈劇。再合以尺脉之緊瀋。明知為寒傷營矣。乃不用溫藥佐消瘀。仍以承氣加逐瘀藥。豈因後重急迫。宜下不宜溫

耶。

薛立齋治少宗伯顧東江。停食患痢。腹痛下墜。或用疏導之劑。兩足浮腫。

食少倦怠煩熱作渴脉洪數按之微細以六君子加薑桂各二錢吳茱萸五味子各一錢煎成冷飲即睡覺而諸證頓減此假熱而治以假寒也

立齋又云先母年八十仲夏患痢腹痛作嘔不食熱渴引湯手按腹痛稍止脉鼓指而有力真氣虛而邪氣實也急用人參五錢白朮茯苓各三錢陳皮升麻附子炙草各一錢服之睡覺索食脉證頓退再劑而安此取證不取脉也凡暴病毋論其脉當從其證時石閣老太夫人其年歲脉證皆同彼乃專治其痢遂致不起

震按立齋云暴病毋論其脉當從其證想先生祇從虛寒之證為據若證現實熱而脉微細或按之空豁者又從脉不從證矣多聞薛氏醫案自知

又云一老人素以酒乳同飲去後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藥不效余思本草云酒不與乳同飲為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遂以茶茗為丸時用清茶送三五丸不數服而瘥

震按此與沈繹治肅藩同案而以茶為丸以茶送下更佳

張三錫治一人病痢發寒熱左脉浮緊右脉滑大乃內傷挾外感也先用敗毒散加薑葱一服表證悉退但中腕作脹悶後重不已以平胃散加枳殼木香檳榔山查又二服脹悶移於小腹投木香檳榔丸三錢下粘硬物而愈

又一婦病痢自投承氣湯二服不愈張診之左脉浮而帶弦右三部俱沉關脉畧滑必鬱悶中食物所致病家云素惱怒遂以厚朴蒼朮香附撫芎舒鬱山查檳榔木香理氣芎藥調中三服愈

龔雲林治大司寇劉春岡年近古稀患痢膿血腹痛諸醫弗效龔診六脉微數此肥甘太過內有積熱當服酒蒸大黃一兩清利之司寇曰吾衰老恐不勝惟滋補平和之劑可也龔再四寬釋遂服之逾日而愈

又治通府何竹峰亦白痢晝夜無度偏身瘙癢心中煩躁龔診六脉大數人迎偏盛此風邪執毒也用人參敗毒散去人參加荆防黃連二服即愈而

六脉仍前大數。龔曰：數則煩心。大為病進。將來必有痰喘之患。不起。後逾月。果如其言。

震按此二條。一以年近古稀。而用大黃至一兩。不可為訓。一以病退脉不退。決其變證。誠有先見之明。然何不用補陰藥。以治其脉之數大也。李士材治屯院孫瀟湘夫人下痢四十日。口乾發熱。飲食不進。腹中脹悶。完穀不化。尚有謂其邪熱不殺穀者。計服香連枳朴豆蔻等三十餘劑。絕穀五日。命在須臾。李診之。脈大而數。按之豁然。詢得腹痛而喜手按。小便清利。此火衰不能生土。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亟煎附子理中湯。冷服。一劑而痛止。六劑而熱退。食進。兼服八味丸。二十餘日而安。

兵尊張綱菴秋間患痢。凡香連枳朴等劑。用之兩月。而病不衰。士材診之。滑而有力。失下之故也。用香連歸芍。陳皮枳殼。加大黃三錢。下穢物頗多。診其脉尚有力。仍用前方。出積滯如魚腸者。約數碗。調理十餘日而痊。

震按此案比前案更高。其得手處。總在於能審脉也。

繆仲淳治一少年貴介。暑月出外。飲食失宜。兼以暑熱。遂患滯下。途次無藥。痢偶自止。歸家腹痛不已。徧嘗諸醫之藥。藥入口。痛愈甚。亦不思食。繆視之曰。此濕熱爾。其父曰。醫亦以濕熱治之。而轉劇。繆問投何藥。曰。蒼朮。黃連。厚朴。陳皮等。繆曰。誤矣。朮性溫而燥。善閉氣。卽君陰虛人也。尤非所宜。乃以滑石一兩。為細末。以牡丹皮汁煮之。別以芍藥五錢。炙甘草二錢。炒黑。乾薑五分。煎調滑石末。服之。須臾。小便如注。痛立止。

祝茹穹治部堂祖澤遠。夏得痢疾。晝夜七八十次。疼不可言。便出。僅血膿數點。飲食不進。已月餘。瘦弱已極。諸醫咸慮之。以為此毒氣薰蒸。清道。致胃口遏塞。聞食即吐。凶兆也。祝視之。面熱身涼。脉大而滑。夫病久則邪氣日盛。當身熱。而今身涼。身涼不宜脉大。而今脉大。細視胃脉。乍大乍小。如穹豁然。曰。此非噤口證也。因感寒不發散。故胃以上有積寒。冒暑不清涼。故胃以下有積熱。宜以溫藥開胃口之寒。以涼藥通谷道之熱。久病虛甚。補之四五日。即可愈耳。聞者大驚。乃以吳茱萸製黃連。薑汁炒黃芩。煨乾。

薑白豆蔻各一錢陳壁土炒白朮八分南棗包煨人參八分煎服是夜即減病之半五六服而神氣漸旺飲食漸進矣。

震按丹皮汁煮滑石少佐炮薑為從治制方服法俱妙祝案議論頗佳方卻平庸其效未必如是之速。

孫東宿治溫巽橋子婦發熱惡心小腹痛原為怒後進食因而成積左腳痠痛已十日矣有南潯女科始作瘟疫治嘔噦益加又作瘧治粒米不能進變為滯下裏急後重一日夜三十餘行女科技窮乃曰病犯逆矣下痢身涼者生身熱者死脉沉細者生洪大者死今身熱脉大而又噤口何可為哉因請東宿診兩手皆滑大尺部尤搏指孫曰證非逆誤認為疫為瘧治者逆也雖多日不食而尺脉搏指經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法從下可生也即與當歸龍薈丸一錢五分服下去稠積半盆痛減大半不食已十四日至此始進粥一甌但胸膈仍飽悶不知飢又與紅六神丸二錢胸膈舒而小腹軟惟兩跨痛小腹覺冷用熱磚熨之子戶中白物綿綿下小水短

澀改用五苓散加白芷小茴香白雞冠花柴胡服之至夜滿腹作疼亟以五靈脂酸炒為末酒糊丸白湯送下三錢通宵安寢次日精神清健飲食大進小水通利矣而獨白物仍下再用香附炒黑存性枯礬各一兩麵糊丸空心益母草煎湯送下二錢不終劑而白物無病全愈矣。

孫東宿治姪從明夏初由客邸患痢晝夜三四十度裏急後重口渴汗出胸膈焦辣手心熱腹微痛小水少乾噦嘔惡其脉左沉弦右滑數孫以病人原稟薄弱今遠歸途次多勞不敢踈下姑以胃風湯加黃連與二貼不效腹稍加脹渠囑孫曰古云無積不成痢今積勢膠固切勿用補無以體素弱為疑孫即改用黃芩芍藥湯三劑無進退乃曰此證實虛熱熱寒寒殊屬難治且穀食禁口不入乾噦可慮須再覓高明參酌無如病人信任益堅孫因圖欲先開胃口使新穀食將宿穢壓出或補或攻視緩急以為方畧乃背囑伊姪曰令伯非人參不可幸且勿露俾予得以盡技因做丹溪法用人參黃連各二錢煎濃細細呷之噦惡果止連與兩日覺胸

腹脹即以保和丸應之。覺小水不利。又以清六丸應之。裏急後重。以參朮加苓連木香枳榔滑石桃仁應之。人參皆背。加病人不知也。每診脈必曰疾已漸平。幸勿遽補。恐廢前功。詎知人參已服十日。計二兩許矣。此後脈僅四至。軟而無力。憶丹溪云。虛回而痢自止。又云。氣虛甚者。非附子不能行。參芪乃以胃風湯加芪附炮薑四劑而血止。後重亦止。再用菟絲萸肉。故紙杜仲參附全安。

震按此條與下慎柔案俱非妙論奇方。然此條或補或清。獨用並用。隨機變換。而終之以專補。專溫。絲毫不悞。較之今人見補而不應。惟知有清清又不應。不敢再補者。其智愚相遠若何。慎柔案證屢變而方不易。亦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慎柔和尚云。余四弟年二十七。於甲辰閏九月。患痢。先來取藥。付以芍藥湯一貼。香連丸二服。數日不止。反增心口如刀割。臍腹痛。肛門痛。聲撼四鄰。自分必死。因往鄉視之。晝夜不得卧。日下紅血一桶。痛不可忍。發熱流

汗不食。脉之六部俱豁大。浮中沉無力。四至雖痛。雖發熱。脉無力。已虛寒矣。古人云。脫血益氣。此證正宜。遂用六君子一貼。次投異攻散。加升麻三分。木香五分。炒乾薑五分。一劑去後。覺可。痛亦少減。至五更。腹痛如前。予曰。此藥力盡也。急煎一劑與之。比前更可。痛又減七八。即酣睡。至日中方醒。曰。不甚好過。予曰。此藥止能支持一覺。再煎與之。遂安寢。至曉。心腹痛止。後重亦輕。再服前劑而愈。二日後。吃雞肉。仍前腹痛。肛腫。下穢不止。又三日。病勢篤極。予復往診之。脉三至餘。浮取無。沉按之。則大。脾命脉微。與補中益氣湯不應。此虛脫之甚。加御米殼一錢。亦不應。下如洞泄。流汗發躁。尺脉漸欲收短。危甚。急於補中益氣湯。加人參二錢。服之下。咽覺憤。此正氣欲復。邪氣欲退也。頃之。精神頓增。痢稍緩。恐再作。又一劑。下注昏憤。熱躁諸證漸緩。脉有神。短脉退。思古人云。久瀉久痢。湯劑不如丸散。即合參苓白朮散與服。覺減可。至下午復躁。予亦無奈。再診左尺。洪如火射狀。此陰虛火動之象。與加減八味丸。五六十丸。精神覺爽。頃之。又下八九十

丸睡至天明。病去十七。方信立齋。謂加減八味丸。治水涸之證。即令朝暮服此丸。間以參苓白朮散。漸愈。復勞覺小便痛。想動色慾之故。服逍遙散。麥冬五味子而平。

高果哉。治丁清惠公。予告在籍。患痢裏急後重。白積兼鮮血。晝夜十餘次。飲食減少。兩尺脉似有似無。兩寸關弦數。小便短少。衆醫皆以望八高齡。當憑尺脉而投溫補。高獨謂稟賦素厚。宜從寸關。而用清理。遂進黃芩白芍厚朴。檳榔。陳皮。甘草。阿膠。滑石。槐花。木香。四五劑全愈。

震按此由平素熟悉。故取舍不謬。然亦必兼有實證。可據及神氣不衰。以斷之也。

喻嘉言治周信川。年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喻診其脉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之證也。當用逆流挽舟法。提其邪。轉從表出。則趨下之勢止。而病可愈。於是。以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

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鷲蛋狀。置椅褥上。殿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方以前藥熱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津津微潤。再溉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帶汗。卧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不自日而全愈。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瘦素安逸。夏月因構訟奔走日中。致痢。晝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擲足。躁擾無奈。喻診其脉。弦擊勁急。不為指撓。謂曰。此證一團毒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於是以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沙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稍寧。片刻少頃。仍前躁擾。一晝夜服至二十餘次。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喻又診之。見脉勢和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改以生地麥冬各四兩。另研生汁。而以花粉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嚙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從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後生津。

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令脉勢既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
泥潤滯之藥。而不急用乎。服後痢漸止。粥飲漸進。調理旬餘。方能消穀。

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乃詣嘉
言。其脉數大。空虛。尺脉倍加。洪盛。喻曰。此兩病而湊於一時之證也。內有
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
致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利。清白。此
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猪肝魚腦之形。故色雖變。而下利則同也。再用痢疾
門藥一劑。即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
汗後熱即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連理湯
丸服。至旬日全安。

浦君藝病痢。初起表邪未散。誤用參朮固表。病反加重。乃頻進黃連大黃
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
碗。嘔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為一家。幽門闌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

出即人參濃膏。纏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至。乃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末。連連與服。服後其下痢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尚然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喻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震按此四案議論方法。皆古人所未有。洵足超前絕後。然較之丹溪猶有粗豪精細之別。

張路王治春榜陳穎。雍暑月自都門歸。抵家即患痢疾。半月以來。攻剋不效。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在京久食煤火。肩背發毒。不赤不疼。腦伏不起。發呃神昏。勢已瀕危。內外醫科。互相推委。乃延石頑診之。六脉弦細欲絕。面有戴陽之色。所下痰晦如爛魚腸腦。證雖危殆。幸脉無旺氣。氣無喘促。體無躁擾。可進溫補。但得補而癰腫焮發。便可無虞。遂疏保元湯。每服人參三錢。生芪二錢。甘草肉桂各一錢。伏龍肝湯代水煎服。一服粥飲稍進。

二服後重稍輕。三服癰毒賁起。另延瘍科敷治其外。確守前方。又十餘服而安。前後未嘗更易一味也。

震攷古人治痢方。案攻補溫涼。無法不備。茲選其認證明晰。用藥確當者。各備數則。此條以痢兼瘍。又屬一局。故錄之。他如乳煎葶菱獨鍊雄黃。鱉糖湯。人參檮皮散。諸說。昔日固為奇方。今時未必效驗。故不採錄。又閱儒門事親。載一男子惡痢。痛不可忍。忽見水浸甜瓜。連皮食數枚。膿血皆已。而本草卻有貧人多食甜瓜。深秋下痢難治之戒。可見下痢無正形。治痢亦無正形也。劉宗厚曰。夏月食冰水。瓜果太過。致令脾胃傷冷。血不行於四肢。八脉滲入腸胃間。而下痢。是誠至言。然其咎在太過耳。若偶食之。未必為害。惟飽餐飯肉。濃鮮之後。即偶食。亦不可。蓋凡空腹喫井水西瓜。頗能消滌無形之暑氣。使從小便出。倘胃中先有食物。填實在內。而加以生冷。則脾不運行。必成積滯矣。予少年時。赴一友人招。其家長幼俱患痢疾。竊駭之意。此豈楊子建所謂疫毒痢耶。何獨

疫於其家也。及設中飯，葷腥海鮮盛備，而以冷酒偏斟，獨予不飲。反以爲怪。予曰：君家之所以致病者，由於此也。盤中諸品，正藉極熱之好酒，以疏通之，則胃氣方暢，乃與冷酒爲伍。古語爲得冷則凝，如油粘碗，雖洗難脫。滯氣泣血，痢能免乎？其家豁然省悟，改焉。迄今二十餘年，無痢疾。又有人曰：都中土著士民，夏月飯上置冰一片，凡魚肉多懸井內，瓜果安放冰邊，卻不見其患痢。不知北方生長者，稟氣剛厚，且食煤火之食，內有蘊熱，故爾相宜。若吳地人，斷不可效也。

孫見心治一人，秋間下痢膿血，晝夜百餘次，裏急後重。前醫見脉歇止，謂因積滯所致，用樛朴青皮枳殼木香等。孫診之，脉洪弦而數，或一二至或三四至，或五六至，輒一止曰：毒及少陰矣。當急顧其陽明，用生熟地各一兩，歸芍丹皮黃連各三錢，甘草五分。羣疑陰藥太重，恐飽悶增劇。然服二貼，次數尚頻，急重已除，脉之洪數亦減。至數相續，仍用前方，病去大半。又次日，去生地黃連，加參朮茯苓山藥，飲食大進，午後弦脉亦減。而至數復

有止狀。或駭曰：病退而脉復變，防其加重。孫曰：無妨也。歇至者，卽古代結促之俗名耳。若冲氣中絕，臟脉自見者，危。今此證歇至本以毒盛擁遏，隧道陰精不承，故一、二、至或三、四、至或五、六、至而止也。經曰：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脉也。洩及便膿血，今予去陰藥之過甚，進陽藥太驟，中臟得補，則木土和而胃氣安，故飲食進而毒尚未盡者，亦隨壯氣而旺，故復有止狀也。於方中仍加生地黃連，卽平矣。果驗。

震按此條與西昌治朱孔陽案相似，而此以生地換大黃，則因脉之促止與弦勁不為指撓者有別也。此從炙甘草湯得之。然幸洪數而歇止，若細瀉無神而歇止，斷不可治，亦必其人身不發熱，尚能飲食而腹痛者。觀案中云：飲食大進可見矣。總之痢以能食為吉，腹痛亦吉，不能食而不腹痛者大不吉。

附嘉善一媪，常便血，時發時止，至五月外，夏月便鮮血，裏急後重，時或不禁，脉軟不數，用五苓建中轉甚，因向宜涼血藥，仍用四物加槐榆查。

麴亦無效。葉天士先生以生蒼朮、生厚朴、炒陳皮、炙甘草、雞裏金、砂仁、殼、丁香、枳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患久痢，葉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故。震讀徐春甫醫統，因見此方名醉鄉玉脣，治小兒食瓜果致痢久不愈者，乃服先生之典博也。至如臨證指南所載，都屬古人常用方法，惟以溫藥下之。乃江氏類案所未有，而附子、大黃為君，參、苓、朴及草果、益智、木香、大茴等，諒係對證擇加，總不外舉散溫通之義。又有用大黃、芩、連、肉、桂、丹、皮、歸、芍者，是從芍藥湯化出。有用人參、芩、連、乾、薑、生、薑、枳實者，是從瀉心湯化出。以及二妙散加地榆、苓瀉、白頭翁湯加黃芩、白芍，亦世俗所通曉。至如附子粳米湯、脾腎雙補丸、理陰煎、四神丸、桃花湯、餘糧丸，或養陰，或發表，均非創立。獨有腎氣丸之炒焦，及姚頤真之用大劑茯苓為創立，但炒焦者不過熟地、炭、桂、附、炭之侶，茯苓配參歸薑附，即以溫藥下之，化為溫藥滑之耳。然同溫藥則可，同陰藥則不可。予曾試之矣。其痢久傷腎，下焦沉墜，剛藥不效者，用人參、鹿茸、大茴、茯苓。

菟故紙。痢久傷陰。唇燥舌乾。胃氣又弱。戒投陰膩柔藥者。用人參炙草
茯苓炒麥冬炒白芍炒烏梅肉。一係溫柔補固。一係酸甘化陰。仍是率
由舊章也。至謂治痢大法。無過通塞二義。乃先生畧舉大端。比如讀雲
漢之詩。勿以辭害志可矣。

瘧痢

羅謙甫於至元己亥。治廉臺王千戶。年四十五。領兵鎮連水。此地卑濕。因
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至深秋瘧痢並作。月餘不愈。飲食全減。形羸瘦。仲冬
輿疾歸。羅診得脉弦而微如蛛絲。身體沉重。手足寒逆。時復麻木。皮膚痲
疥如癩之狀。無力以動。心腹痞滿。嘔逆不止。此皆寒濕為病。久淹真氣衰
弱。形氣不足。病氣亦不足。鍼經云。陰陽皆不足。針所不為。灸之則宜。內經
曰。損者益之。勞者溫之。十劑曰。補可去弱。先以理中湯加附子。溫養脾胃。
散寒濕。濕可去脫。養臟湯加附子。固腸胃。止瀉痢。仍灸諸穴。以併除之。經
云。府會太倉。即中脫也。先灸五七壯。以溫養脾胃之氣。進美飲食。次灸氣

海百壯。生發元氣以榮百脉。充實肌肉。復灸足三里胃之合也。三七壯。引陽氣下交陰分。亦助胃氣。後灸陽輔二七壯。接陽氣令足脛溫暖。散清濕之邪。迨月餘。病氣去。神完如初。

震按溫補固澀。以治瘧痢虛證。其效猶遲。得諸灸法。參附之力加倍矣。遇險病宜宗之。

滑伯仁治一婦。年五十餘。患瘧寒熱。涌嘔中滿而痛。下利不食。殊困頓。醫藥不效。伯仁診其脉沉而遲。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焉可下方。擬進參附。滑曰脉沉遲。按之有力。雖利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乃以消滯丸微得通利。覺少快。明日再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

震按此條瘧痢兼嘔。竟以消導藥愈。較之專以發散藥愈者。可作兩大局。但須着眼中滿而痛。脉沉有力。知其病在裏不在表也。

南潯董宗伯門下有馬厨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其證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神氣倦甚。時孫東宿在宗伯家。問向來醫者言脉何如。有客曰脉不吉。下痢脉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東宿曰痢固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試往視之。見面色微紅。汗淋淋下。因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衆。厨門燥熱。食瓜果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于樓簷之下。次日即寒熱腹痛。因而下痢。病情雖述。治法難諧。因沉思之。告宗伯曰。偶有一得。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三錢。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服後倘得一睡。則陰陽始和。和則汗可斂。而寒熱嘔惡可止也。至夜痢減其半。汗吐全無。脉亦斂矣。再用參朮白芍石膏滑石各三錢。炮薑肉桂知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酒炒白芍五錢。去石膏附子。餘藥各減一錢。三劑全愈。客問曰。公寒熱均投。此為何證。而劑何名耶。東宿曰。此

滑公所謂混沌湯也。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白虎湯益元散皆解暑之劑。瓜果寒涼傷其中氣，酒後御色損其下元，故合附子理中湯、溫中補下。若以寒熱均用為疑，則仲景附子瀉心湯、大黃芩連與附子並用，此何說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

震按古方中寒熱並用者誠多。如仲景五瀉心湯、黃連湯、烏梅圓麻黃升麻湯，為後賢連理湯、左金丸諸方之祖。夷考其義，瀉心湯用芩連之苦，以瀉痞熱。薑夏之辛，以散結氣。即寒因熱用也。黃連湯則以桂枝代柴胡，黃連代黃芩，乾薑代生薑。喻西昌所謂換小柴之和表裏者，為通上下法也。烏梅圓則以厥陰一經本陰標熱，故用薑附之辛熱。佐連柏之苦寒。柯韻伯引經文所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麻黃升麻湯以知母石膏合麻桂乾薑，猶是越婢湯成例。其參入歸芍苓朮天冬玉竹，則因邪陷厥陰寒鬱熱伏，又為下藥重亡津液，故以辛溫升散其邪，必兼涼潤以制藥之燥。仲景諸方，精義入神，豈如混沌湯清暑回陽一網。

兜乎。乃引附子瀉心湯為證。不知大黃芩連以麻沸湯浸。而附子別煮取汁。是重劑固陽為君。畧寓泄熱之意。為佐。法律固森然也。節菴祖之製。回陽返本湯。以臘茶黃連地漿。作人參四逆之嚮導。方為妥帖。奈何以參木桂附炮薑。與知母石膏滑石。雜然並進。譬之演劇者。合三班為一班。將琵琶千金殺狗記。一齊登場。混淆。有是理乎。再考仲景證象陽旦條。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讖語。亦是寒熱並現。乃先與桂枝加附子湯。增桂。令汗出。雖陽明內結。讖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俟陽回足熱。乃與芍藥甘草湯。以伸其腳。然後用承氣湯。以止其讖語。先後緩急之間。不為病所惑。而次第合節。方稱仙手。若使孫公當此。應將四方合而煎飲之。不反笑仲景之跋涉耶。然余之錄之者。其書載其效如神。則亦姑存其說而已。

孫公原案。又云。實者邪氣實也。故以白虎湯。益元散。應之。虛者正氣虛也。故以理中湯。應之。今考此方分兩。純是少陰經陰。盛格陽治法。若果

有暑邪。豈五錢之石膏滑石。能與大劑參朮薑附。並取其效哉。案載脉洪大。不載有力無力。亦不載口渴與否。舌胎及小便若何。何以放膽用溫補。若痢兼紅白。腹痛惡心。面紅汗多。寒熱大作。諸證確係暑邪為病。溫補殊屬反背。若果能取效。則的係虛寒。其細微之知母石膏。正如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耳。不得牽扯暑邪二字以混之也。然病經二十餘日。虛寒證早已凶陽矣。能待孫公用藥耶。

又考虞天民治婦人疫病。以三方合為一方。曰三合湯。不過於血藥中加寒下藥。卻是一路。與混沌湯風馬牛不相及也。混沌湯之名。出於白雲集。乃滑伯仁治陳伯英肺氣焦滿。而告之曰。病由多慾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之劑。服之既安。眾詰出何方書。名何湯散。伯仁應之曰。是混沌湯。然觀其製方之義。實非混沌。不似孫公之真混沌也。

又治金達泉瘧兼痢。日夜四十餘度。小腹痛甚。每登廁汗出如雨。下迫後

重。小水澀痛。頭疼口渴。下午發熱。天明始退。左脉浮弦而數。右軟弱。中部稍滑。此內傷飲食。外感風邪所致。先與柴苓湯一劑。小便即清。不痛。瘧發時。寒多熱少。晚與人參敗毒散。去羌獨。加葛根。防風。桂枝。白芍。次日頭痛痢疾俱減。夜纔起三次。改與補中益氣湯。加酒苓。桂枝。白芍。其夜瘧止。但微熱。再改胃風湯。人參。白朮。桂枝。各二錢。白芍。四錢。酒炒。苓。連。各一錢。當歸。茯苓。川芎。佐之。炮薑。地榆。為使。服後寒熱殄迹。夜起一次。是糞。前方減去桂枝。再三劑。而巾櫛出戶矣。

震按此案用方妥當出色。可以效法。若王金壇治邑令劉蓉川。漢秋患瘧。而洞泄不止。欲先去其一為快。乃用局方雙解飲子一服。而二病俱愈。更覺神妙。是得法於澹寮所謂用藥多一冷一熱。半熟半生。分利陰陽之義也。然竊思瘧痢並作。初起者。專用發散。如羌防柴葛等。佐以赤苓神麩。見血痢。參入歸身川芎。右關脉大。可加厚朴。使在腑之邪。提併於經。而外解。最為捷法。倘或不應。審其挾熱挾寒。而用表裏分散之法。

熱者去羌防。加苓連香薷滑石。寒者去柴葛。加桂枝乾薑。若熱甚者多實證。風藥不宜矣。大柴胡湯加黃連滑石。寒甚者多虛證。風藥當戒矣。真武湯加桂枝人參。此仍表裏雙解之法。至如人參敗毒散補中益氣湯。虛證之表藥也。理中湯八味丸。虛證之裏藥也。表證之虛而挾熱者。小柴胡湯裏證之虛而挾熱者。連理湯。表證之虛而挾寒者。麻黃附子細辛湯裏證之實而挾寒者。溫脾湯。以此諸法。將脈證配合審用。無不手到成功。如此條右脈要弱為虛。瘧發寒多熱少亦為虛。故第二劑即用人參。但汗出如雨。而於敗毒散去羌獨加桂枝白芍是矣。又加葛根防風尚覺太過。

呃逆

壺仙翁治鄉進士許崇志。病呃逆。醫以雄黃烟燻其鼻。倏然目暗。熱劇甚。翁診之曰。此由惱怒傷肝。肝氣上逆而呃。經云木鬱達之。投以涌劑。更為之疎。肝平氣數服而愈。所以知崇志病者。其脈左關沉而弦。右寸微而數。

沉弦為鬱。微數為熱。鬱不行。故指為怒氣致呃也。

朱丹溪治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呃逆。每作一聲。則舉身跳動。神昏。凡三五息。一作脉不可診。視其形氣實。以人參蘆二兩煎飲。大吐頑痰數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

又一老人。素厚味。有久喘病。作止不常。新秋患痢。食大減。數日呃作。脉豁大。朱以其形瘦可治。用參朮湯。下大補丸。至七日而安。

虞天民治一人。傷寒前醫以補藥治之。而發呃逆。十日後。邀虞診之。其脉長而實大。此陽明內實。誤補所致。與大承氣下之。熱退而呃止。

震按此條呃已十日。脉長實大。猶易辨也。前條之脉豁大。而用參朮。何以黃栢佐之。豈因其形瘦素厚。味為有鬱熱耶。至如女子因怒致呃。脉不可診。止憑形氣之實。以施治。何不用他涌劑。而用參蘆。至二兩。又豈因其脉未得。而用涌劑中之補劑為穩着耶。

又一人得傷寒證。七日熱退。而呃大作。舉家徬徨。虞診其脉皆沉細無力。

人倦甚。以補中益氣湯大劑加薑附。一日三貼。兼灸氣海乳根。當日呃止。脉亦充而平安。

呂元膺治餘姚州守郭文煜。呃十餘日。醫以丁附等療之。益甚。呂切其脉。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乃曰。此由胃熱致呃。又以熱藥助其熱。誤矣。用竹茹湯旋愈。

震按上條之宜用溫補及灸法。人所共能。次條之服熱藥而益甚。合以脉之長大數躁。宜用大劑白虎。有下證者。宜佐以承氣。若竹茹湯恐不濟事。

戴同父治一人。元氣素虛。胃口有畜血。每食椒薑熱湯。則呃一二聲。以人參生白朮各一兩。切片。用麝蟲醉死。絞漿製為末。入乾漆灰七分。以米飲丸。彈子大。早暮陳酒細嚼。一九終劑而愈。

震按此證較前諸證為難辨。此方較前諸方為更佳。

厥

丹溪治一婦病不知人稍蘇卽號叫數四而復昏朱診之肝脉弦數且滑曰此怒火所為蓋得之怒而飲酒也詰之以不得於夫每夜必引滿自酌解其懷朱治之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

戴元禮治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丸而甦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元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以參芪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決旬而安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七十忽病瞽昧但其目系漸急卽合眼昏懵如瞋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轉劇汪診其脉結止甦則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脉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常也遂以十全大補湯去桂加麥冬陳皮而安三子皆庠生時欲應試而懼汪曰三年之內可保無恙越此非予之所知也果驗。

江篁南治一婦忽如人將冰水潑之則手足厥冷不知人少頃發熱則漸

省一日二三次。江診六脉俱微。若有若無。欲絕非絕。此氣虛極之證也。用人參三錢。陳皮一錢。枳殼二分。人參漸加。服至六兩而愈。

孫東宿治徐中宇之婦。汗出如雨。昏昏憤憤。兩手無所着落。胸要人足踣之。不少放。少放即昏憤益甚。氣促不能以息。少近風則嘔惡。暈厥與九龍鎮心丹一丸。服下即稍定。少間則又發。始知胸喉中有物作梗而痛。湯水難入。即藥僅能吞一口。多則弗能嚥下。乃以蘇合香丸與之。暈厥尋止。心痛始萌。昨日六脉俱伏。今早六部俱見。惟左寸短澁。知其痛為瘀血也。用延胡桃仁丹參丹皮青皮當歸香附。其夜仍暈厥一次。由其痛極而然。再與前方加烏梅桂枝赤芍貝母人參。而痛減大半。乃自云心虛有熱。頭眩。加山梔仁。居常多夢交之證。近更甚。以其心虛故也。人參丹參歸芍棗仁酒連香附貝母石斛。調理全安。

李士材治吳門周復菴。年近五旬。荒于酒色。忽然頭痛發熱。醫以羌活湯散之。汗出不止。昏暈不甦。李灸關元十壯而醒。四君子加薑桂。日服三劑。

至三日少康分晰家產勞而且怒復發厥李用好參一兩熟附二錢煨薑十片煎服稍醒但一轉側卽厥一日之間計厥七次服參三兩至明日以羊肉羹糯米粥與之尚厥二三次至五日而厥定李曰今雖痊但元氣虛極非三載調攝不能康也兩月之間服參四觔三年之內進劑六百貼丸藥七十餘觔方得步履如初

喻嘉言治黃我兼令正痰厥頻發不痊有欲用涌劑及下法者喻曰驚痰堵塞竅隧昏迷不過片嚮耳設以涌藥投之痰纔一動人卽暈去探之指不能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抗轉致連日不甦將若之何丹溪云懼吐者宜消息下之是或一道也但竅隧之痰豈能搜導下行徒傷脾氣痰愈窒塞此法亦不可用今三部脉象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用藥貴有節次矩矱蓋驚痰之來始於肝膽冬月木氣歸根不敢攻治但當理脾清肺使脾能健運肺能肅降痰乃下行耳今四末腫麻氣壅已甚須藥餌與飲食相參白飯香蔬苦茗便為佳珍不但厚味當禁卽粥亦不

宜食以粥飲之結為痰飲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飲食亦宜少減以脾胃氣不用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更捷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燻日曝之物俱能傷肺並不宜食依此調理至春月木旺纔用四君子湯加龍膽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為丸服之痰迷之症果獲全瘳後遂不發

震按內經仲景所謂厥者手足逆冷耳故有寒厥熱厥之辨今人所謂厥者乃暈厥耳亦兼手足逆冷而其重在神昏若死也向來混於一處最悞後學今祇選暈厥不選厥逆庶幾頭緒稍清故丹溪案是怒厥也又名肝厥戴汪江三案是虛厥也孫案是血厥也又名薄厥李案是虛厥之極即脫厥也喻案是痰厥亦兼怒厥法已畧備矣

瘧

張子和治一婦年三十病風搖目眩角弓反張數日不食諸醫作驚風風癘治之用南星烏附等不效子和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曲直搖動風之用也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故也先

涌風涎二三升。次以寒劑下十餘行。又以銚針刺百會穴。出血二盃立愈。虞恒德治一婦。年三十餘。身小形瘦。月經後忽發瘧。口噤手足攣縮。角弓反張。虞知其去血過多。風邪乘虛而入。用四物加羌防荆芥。少加附子行經。二貼病減半。六貼全安。

震按子和論瘧最為妙解。而法惟汗下。終嫌粗厲。如丹溪治少年痘後發瘧。腹痛冷汗。痛定汗止。時止時作。脉弦緊而急。如真弦狀。知其極。勤苦勞倦。傷血瘡後。血愈虛。風寒乘虛而入。法當養血散風。以芎歸芍青皮。鈎藤。陳皮。甘草。再佐桂枝。黃連。木香。加紅花少許。此正治也。予鄉文選司莘之金公勞倦而傷寒。發斑。斑出迎風。遽陰。遂發瘧。手足搗掉。不時跳躍。渾身震動。神欲暈去。予用牛蒡。天蟲。土貝。荆防。鈎藤。不應。其脉細而弦勁。帶數。乃用牛膝。歸芍。生地。鈎鈎。秦芫。荆芥。桑枝。瘧跳減半。未能全愈。因思病屬厥陰。當寒熱並用。乃以桂枝。羚羊。羊角。為君。仍佐血藥。加竹瀝薑汁。一服而愈。此實效。贊於丹溪。幸不至學步於邯鄲耳。

一人身熱至六七日，醫用地黃湯，遂致身體強硬，六脉沉伏，目定口呆，氣喘不能吸入，固慎齋曰：此能呼不能吸，病在中焦實也。中焦實，脾不運，耳方用遠志、白茯苓各一錢，附子四分，去白廣皮六錢，磁石、蘇梗各一錢五分，沉香二分。一貼身和六貼而安。蓋脾者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不運，則胃陽不行，于肌肉肌肉無陽，所以強耳醒其脾，則胃陽通而身和矣。

震按：此非瘧證，因身體強硬與瘧相似，故附於此。觀其議論亦佳，然不能解其製方之義。

疝

羅謙甫治趙運使夫人，年近六十，三月間病臍腹冷痛，相引脇下，痛不可忍，反覆悶亂，不得安卧，乃先灸中庭穴，在臘中下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氣所發，灸五壯，或二七三七壯，次以當歸四逆湯，歸尾七分，桂附茴香柴胡各五分，芍藥四分，茯苓延胡川棟各三分，澤瀉一分，數服愈。

又治火兒赤憐疝，疝氣臍腹陣痛，擗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熱物熨之稍

緩脉得沉小而急難經云任之為病男子內結七疝皆積寒於小腸間所致也非大熱之劑則不能愈遂以沉香附子川烏炮薑良薑茴香肉桂吳茱萸各一兩醋丸米飲湯下名沉香桂附丸一日二服又間以天台烏藥散每服一錢熱酒泡生薑湯下服此二藥旬日良愈

滑伯仁治一婦寒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脉兩手沉結不調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毋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服延胡桂椒佐以穰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果效。

震按首案雖云任脉為病然臍腹痛引脇下實兼厥陰其灸中庭穴以治任脉當歸四逆湯則治肝病也次案脉證俱寒自當純用大熱之劑但脉沉小而急與沉微細軟不同是寒實非寒虛妙在天台烏藥散以逐其寒積也只服一錢而送藥引子更佳第三案痛且脹脉又沉結不調亦是積寒實證而不進飲食元氣亦虛故灸法妙極艾火能逐寒能

壯氣也。佐以溫通藥。間以溫利藥。步代整齊。洵為必勝之師。所謂溫利丸藥。想即天台烏藥散。以方中木香、茴香、烏藥、良薑、青皮各五錢。檳榔兩箇。巴豆七十粒。同川棟十箇。以麩炒去豆。用棟取其性而棄其質。如用火攻。仍不延燎也。

丹溪曰：余壯年啖柑橘過多。積成飲癖。在右肋下。因不復啖。一日山行。大勞飢渴。遇橘芋食之。橘動舊積。芋復滯氣。卽時右丸腫大。寒熱交作。因思脾肺皆主右。故積飲滯氣下。臨太陰陽明之經筋俱傷。其邪從而入於囊中。著在畢丸。而為腫脹。戴人有言：病分上下治。同是木鬱為疝。在下則不可吐。必當從下引而竭之。然竊念病有不同。治可同乎。今以飢勞傷脾。脾氣下。臨必升舉之。則胃氣不復下。臨積乃可行。若用藥下之。恐重臨胃氣也。先服調胃藥一二貼。次早注神。使氣至下。焦嘔逆而上。覺肋下積動。到中焦。則吐而出之。吐後癩腫減半。次早復吐。吐後和胃氣。疏經絡。二三日愈。凡用此法。治酒傷與飲水注右丸腫者。大效。

震按此條向因名醫類案脫落兩行。以致文理不貫。看不明白。今從原本全錄。始服其議論大有妙理。其法注神使氣至下焦。走肋下。較之子。和用藥以吐者。險夷殊別矣。及讀景岳全書。記其尊人壽峯公吐法。每於五鼓睡醒時。徐徐嚥氣。因作噎以提之。氣有不充。則嚥氣為噎。隨嚥隨提。痰涎必隨氣而至。吐後或至唇腫咽痛。但以涼水一二口漱。嚥解之。吐畢。早膳悉屏五味。但用淡粥一二碗。以養胃中清氣。自四旬之外。絕不用酒。每月行吐法二三次。六旬之外。則一月或半月。必吐一次。用此法四十餘年。愈老愈健。若遇疾病。無論表裏虛實。絕不服藥。但一行吐法。無不即日盡卻。壽至八旬之外。猶能登山。及燈下抄錄古書。讀之不禁躍然。彼子和之獨聖茶調。遜此和平多矣。然竊思陽明胃脈下行。為順。若吐則上逆。頻吐。理當損壽。何反益壽。殊未敢信。

一人病後飲水。病左丸痛甚。灸大敦。以摩腰膏。摩囊上。上抵橫骨。灸溫帛。覆之。痛即止。一宿腫亦消。

震按此條無甚妙義。然其法頗佳。可以備用。

汪石山治一人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疝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浪。其痛尤甚。診之脉皆細弦而緩。按之似澇。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疝有七。皆不宜下。所治多是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之。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復作。比前加甚。脉之輕則弦大。重則散澇。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曰食雞蛋二枚而已。曰得之矣。令以指揆吐。出令盡。痛解矣。

一兒六歲。陰囊脹大如盞。莖皮光腫如泡。一醫為之滲濕行氣不效。汪診視脉皆濡緩。曰脉緩無力者。氣虛也。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氣虛不足。無能運化而使之出。急宜升陽補氣可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去當歸柴胡。加茯苓牛膝。二貼囊皺腫消。三貼全愈。

震按此二條。乃憑脉斷病之正法。前案以弦澇斷為瘀血。後案以濡緩斷為氣虛。應手取效。皆得力於指下也。前案變溫散為寒下。後案去歸

柴加苓膝是其學問高處。但前案三日復作。而歸咎於雞蛋二枚恐未確也。其痛解之功。又在吐法耳。

禮部黃新陽公夙有脾泄。便血。腳痛。六脉滑數。曾用酒煮黃連為君。佐以參朮等。而泄血止。越年餘。患狐疝。畫出囊中。夜卧入腹。不時疼痛。吳心所投以虎潛丸。還少丹。而愈。此始為執中。久為寒中。藥物寒熱迥別。而俱效。久病從虛治也。

震按葉先生云。子和法中。原有虎潛諸論。後醫棄置不用。今觀此案。後醫亦有用之者矣。惟是指南疝疾門。集案甚少。而方法甚多。取材既富。運用又巧。更不可及。余鄉萬楓江先生。乃蓮幕老名宿。年近七旬。忽患癩疝。自檢古方中。三層茴香丸。恪遵其法。服一月。而病全愈。以是知古方每有不可思議之妙。豈獨虎潛丸哉。

常州尹文輝嗜火酒。能五觔。五月間。入閩中。溪水驟漲。涉水至七里。覺腹痛甚。半月後。右丸腫大。漸如斗形。閩中醫者。與肝經之劑。乃溫熱之品。半

載無功歸而就商于李士材。李曰：嗜火酒則濕熱滿中，涉大水則濕寒外束。以胃苓湯加梔子、黃柏、枳殼、茴香十劑而畧減，卽以為丸服至十五觔全安而不發。

震按此案若用三層茴香丸必不妥。觀李公之講病益信醫貴變通也。後案亦純正可法。

文學駱元寶十年患疝，形容枯槁，士材脈之左脇有形，其大如臂，以熱手握之，澀澀有聲，甚至上攻于心，悶絕者久之，熱醋薰灸方甦，曰：此經所謂厥疝也。治法用當歸四逆湯半月，積形漸小，更以八味丸間服，半載不輟，積塊盡消而不復發矣。

盧不遠治陳孟杼之父，六月自山東邸中受寒起，尚淹淹未甚也。至次年二月，忽小腹與腰急痛，卽令人緊挽外腎，稍鬆便欲死。盧曰：此小腸府病也。經云：小腸病者，腰脊控睪而痛，乃以羌活入太陽小腸，佐黃栢、茯苓、肉桂等，并刮委中穴，痛立止，但足軟。盧曰：病因六月傷寒，太陽有所未盡，故

入府而痛作。原以寒邪鬱火。仍需夏時。則火力全而血脉通。邪始去也。果至五月。天熱身發紫斑。有汗至足而始健。

震按此案引經以證病。並不牽強。其用藥及刮法俱佳。至因足軟而溯病情之源流。真大有會心處。

喻嘉言治封翁胡養。少腹有瓜形如雞卵。數發以後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臍囊。甚易返位。甚難下體。稍受微寒。卽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暖熱。始得軟溜而縮入。否則如卧酒瓶于胯上。半在少腹。半在臍囊。堅硬如石。其氣逆入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上攻入胃。大嘔大吐。上攻巔頂。戰慄畏寒。喻曰。是為地氣上攻。元會運世論。戊亥所以混茫者。由地氣之混于天也。以大劑參附薑桂。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立時痊愈。後仍舉發。更醫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不效。喻曰。凡孕婦病傷寒者。不得已而用麻桂硝黃等藥。但加入四物。則屬藥卽不能入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卽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繁。

治劇必須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制伏陰邪。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恒所宜服。發時服之。亦有口乾舌苦之患。而堅塊遠在少腹。又漫無平期。于此議治。當先以薑桂附子為小丸。曝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為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不知有薑桂附子。遞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

震按西昌此說似是而非。外廓之藥。包其猛烈之藥。使不犯咽膈則可。若到胃中。必須消化。方能以藥性達於病所。若使不化。則入腸瀉出矣。豈有到小腹膀胱而後化之理哉。其說本於呂元膺紫雪裏理中丸法也。但彼以紫雪治喉口之熱。理中治中焦之寒。亦謂藥入中焦即化耳。熱藥冷服。同此義也。白通湯加人尿猪膽汁。以其陰盛格陽。而用陰藥為嚮導。豈可引作外廓之證哉。硃砂青黛為衣。亦借其色為心肝二經之嚮導。豈竟護送此藥到心肝哉。故節刪其說而錄之。

氣衝

汪石山治蕭師訓年踰五十形肥色紫氣從臍下逆冲而上睡卧不安飲食少精神倦汪診之脉皆浮濡而緩曰氣虛也問曰丹溪云氣從臍下起者陰火也何謂氣虛汪曰難執定論丹溪又云肥人氣虛脉緩亦氣虛今據形與脉當作氣虛論治遂以參芪為君白朮白芍為臣歸身熟地為佐黃栢甘陳為使煎服十餘貼稍安彼以胸膈不利陳皮加作七分氣冲上仍守前方月餘而愈

震按此條仍合丹溪二說同用之非專主氣虛也惟汪公於濡緩脉多以參芪加麥冬黃栢不加附子想係一生得手處至如陳皮加作七分氣即冲上此尤氣虛之顯然者前方可操券取效也竊憶生平治氣衝證用熟地歸杞牛膝紫石英胡桃肉坎氣青鉛等藥而愈者不計其數又有用腎氣丸而愈者用大補陰丸三才丸而愈者總不出丹溪之訓惟一陸姓書生形瘦飲食如常別無他病而氣自臍下上衝始僅抵胸後漸至喉又漸達巔頂又漸從腦後由督脉及夾脊兩傍而下又漸至

腿踝足心。仍入少腹。再復上衝。其衝甚慢。約一年而上下周到。穀食遞減。肌肉愈削。至兩年半而其人方死。凡溫涼補瀉靡藥不嘗。針灸祝由。無法不試。震固不能愈之。而就醫於吳門葉薛兩先生。亦無寸效。此種病恨不遇張戴人。喻西昌。周慎齋諸公。聽其議論。以開茅塞也。又按魏志華陀傳載一士大夫不快。陀曰。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陀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震讀此。益慨然於術之疎也。說華公遇此陸生。卽早知其十年後。以氣衝證。壽當盡矣。何藥之能為。馬元儀治袁玉行。小腹厥氣上衝。卽吐。得飲則吐。愈甚。諸藥不效。馬診之。兩脉虛瀆。右尺獨見弦急。此下焦濁氣上騰。則胸中陽氣不布。故飲入於胃。上壅而不下。達宜通其地道。用調胃承氣湯。下宿穢甚多。繼漸培中氣而愈。

震按凡病皆有虛實。勿謂氣衝證皆係陰虛氣虛也。故選此條。別開一

例然必是暴病或便秘。乃從右尺脉印其機耳。昔年曾與杜良一先生治下焦腎虛上焦氣衝者。杜用六味地黄湯合五磨飲子去木香。以汁和服而效。又一新翻式樣也。

眩暈

喻嘉言治吳添官生母時多暴怒以致經行復止。秋間漸覺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輒暈去。久久卧於床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百般醫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分。畧寧片刻。最後日服五錢。家產費盡。病轉凶危。大熟引飲。腦間有如刀劈。食少瀉多。已治木無他望矣。姑延喻診。喻曰。可治。凡人怒甚則血菀於上。而氣不返於下。名曰厥巔疾。厥者逆也。氣與血俱逆於高巔。故動輒眩暈也。又以上盛下虛者。過在少陽。少陽者。足少陽膽也。膽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為厥巔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熱蒸。木土相凌。故艱食而多瀉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膽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

蜀膝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菟之血以牡蠣龍骨五味之屬斂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劑藥中生入猪膽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膽汁必乾亟以同類之物濟之資其持危扶顛之用病者藥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連進十數劑服猪膽二十餘枚熱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瀉自止始能起床行動數步然尚覺身輕如葉不能久支喻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去猪膽及蘆龍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棗為引平調數日而全愈喻嘉言診金道賓之脉左尺和平右尺如控弦如貫索上冲甚銳喻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實已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二年服人參勸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已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喻曰夫人生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則不脫陰欲下脫陽上吸之則不脫惟大醉後大犯房勞五臟翻覆百脉動搖二氣乘之脫離有頃刻殞於女身者病之得有今日猶幸也但真陽不能潛藏常欲飛騰泄越耳治之之法有三以澇固脫以重鎮怯以補理

虛更佐以介類沉重下伏之物引之潛降使真陽復返其宅凝然與真陰相應再用大封大固之法可以收功經云陽者親上者也陰者親下者也故凡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聾瞶上脫者身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者此上脫也又有人寢而遭覺身如被杖九竅出血者此下脫也是病始於溺情繼以縱欲必須大奪其情永積其精再加千日之把持乃不為倏然之上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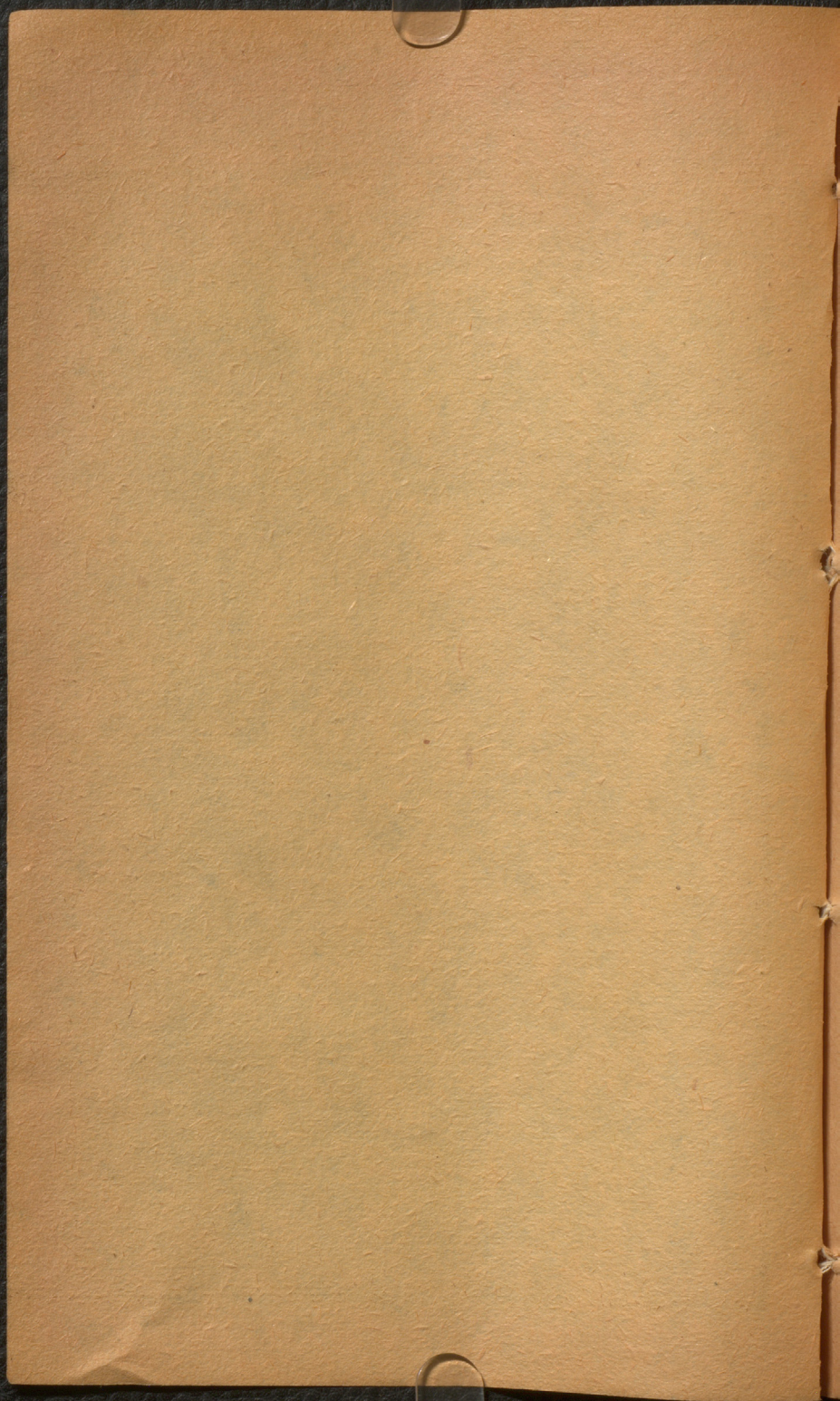
附一人忽覺自形作兩並卧不別真假不語問亦無對乃離魂也用硃砂人參茯苓濃煎服真者氣爽假者即化

松陵貢士吳友良年逾古稀頭目眩暈服補中益氣湯始用人參一錢加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卧三晝夜喃喃不休石頑往候見其面赤進退不常左頰聶聶動診其六脉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詢其平昔起居云是知命之年便絕慾自保飲啖自強此壯火燦陰而兼肝

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茱萸。易入鈎藤。大劑煎服。是夜即得酣寢。其後或加鱉甲。或加龍齒。或加棗仁。有時忘動怒火。達旦不寤。連宵不已。則以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小劑生脉散代茶。後與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震按眩暈有實有虛。如壯盛人實痰實火。脉滑大有力者。二陳芩梔。不惡心者。用酒製大黃二三錢。或加入。或為末。茶調下。如肥白人痰多氣虛。脉濡大或細軟者。六君加芩附。又內經謂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故因於外風者。二陳加荆防鈎藤天麻。因於內風者。即類中之漸。宜牛膝牡蠣。枸杞首烏桑葉菊花生地人參。戴復菴曰。頭腦挾風。眩暈之甚。擡頭則屋轉。眼常黑花。如見有物飛動。或見物為兩。宜大追風散。或祕旨正元散加鹿茸。不效。一味鹿茸。每服五錢。酒煎去渣。入麝少許。蓋鹿之陽氣鍾於頭。故以類相從也。此即就風之一端。而有虛實之分也。若在夏月。有冒暑而眩暈者。又不得概從風治。夫肝為風木之臟。故內經以眩

暈專責之肝。若腎水虧少。肝枯木動。復挾相火上踞高巔。而眩暈者。近時最多。董載臣曰。婦人患此更多。宜逍遙散為主。輕則合四物。重則合六味加黃連。極有效驗。他如晨暈屬陽虛。昏暈屬陰虛。亦辨證之大旨。未可據以為準。今所選三案。原不越乎諸法。而議論卓犖。方藥巧妙。實能駕乎諸法。原本類案所載者不及也。



K952
1909
v.3